

譯 文 專 載

对于当前自然科学博物館任务的意見*

愛·柏·特拉茲教授(Prof. Dr. Edward Paul Tratz)[§]

(奧國薩爾斯堡博物館館長)

王昭文譯

我能有机会在各位面前講話，很是高兴并且感到光荣。在沒有开始我的报告以前，讓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紹一下，这样大家对我便有所了解。

我本人是动物学家，首先是哺乳动物学家与鳥类学家，由于这緣故，我从事自然科学博物館[†]的工作几乎有了40年。

我想首先这样講：所有博物館的开始，應該追溯到那个时代，当人們，主要是貴族与商人，开始旅行的时候，他們从旅行中，在广大的世界上收集了各种东西。这就是过去的中古时代，当时人們从事于收集所謂奇異的珍品或者叫作古董陈列室的活动。在这些收藏中，多半是些各种不同的自然产物，特別是那些不会腐爛的东西。

以后在18世紀时，自然科学愈来愈發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人們把自然科学的收集作为学习的目的与科学的論据。这些收集主要包括岩石、矿石、干制的植物标本以及某些不腐爛的动物或者是动物的某些不腐爛的部分，如皮甲、羽毛以及骨头，这些东西都是能以保持原狀的。

在这种方式之下一直到了19世紀末，在整个世界上已經收集了龐大数量的自然科学标本，在这些标本里面，人們也已經試用了各种的保存方法，把会腐爛的有机物質保存下来，用酒精、福尔麻林以及用其他的液体，人們在这方面已經能以取得很大的成果，同时人們也企圖想出用于制的保存办法，并已得到結果。今

天我們已經可以用石蜡及其它方法来完全逼真的保存动物的尸体，此外在目前欧洲及美国盛行一时的皮塑标本或者叫剝制标本，用这种艺术，人們能够把每一个大的动物活生生地再一次展覽出來。

以后在某些博物館中，原来只用作科学研究的，漸漸地把好看的和有趣的收藏物品陈列了出来。人們决定，把这些收藏对群众公开，并創設某种公开展覽室，人們就坦率的說，它是博物館。在人民中間經常因这些博物館的內容及形式而博得讚許。以后人們对于仅仅收藏标本的兴趣逐漸地降低了，因为只看死的标本，它們除了得到一个矿物、岩石、植物或动物的分类概念之外，就一无所得了。

漸漸开始对活的东西以及其它多方面表現的研究，对周圍环境相互联系的研究，总而言之，一句話，就是我們所稱謂的生物学。在生物学研究的領域中，那些日益增長成果，也积累到博物館中来了。

人們企圖把当时所能有的分类基础，用生物学的概念建立起来。人們指出兩性、二形性一定动物和植物种类共同生活的規律性，并且首先試作了依發育概念的陈列。通过这些有生气的艺术展出，博物館就應該日益增加地把广大的人民引入有兴趣的領域中去，即使这种扩大的艺术展出只不过是开始嘗試，既不能使观众滿意，也不能使專家們滿意，但因此人們就开始走向嶄新的道路，首先把一切艺术及自然的研究方法放在自然科学博物館的工作中，这

* 1956年10月15日在北京中国動物学会講演；譯文承北京大学崔芝蘭教授审阅潤色，特此志謝。

§ 奧國訪華文化代表团團員，動物学家。

† 篇中所講的“自然科学博物館”是指“自然历史博物館”的意思。——編者。

些就是說明、圖片、照片、模型、整個生活空間的示范，即是所謂的透景畫，成為自然科學博物館重要的組成部分。

今天無論誰來籌辦自然科學博物館，首先應該滿足我們目前計劃的要求，也就是說，只有服從一切為展出所可能用的方法去工作，還應該更進一步使人們從自己多方面的報導而得到的知識，面向自然而把它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人類自己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的體質、心理以及精神的發展是與自然及其規律相聯系着的，故也必須使這種依賴性在藝術的表演中發出光芒。

一個這樣類型的博物館，我在 32 年前在薩爾斯堡 (Salzburg) 建立起來的，並稱之為“自然之家” (Haus der Natur)，用這個名稱我一开始就把經常陳列在博物館里的毫無生氣的東西除掉，我這樣做，是為着要把博物館建立得生氣勃勃，而不是讓它死氣沉沉。參觀者能夠在這個博物館里找到任何對他有興趣的東西。

人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並不是很一致的，許多人對於自然，對它的現象以及它的過程完全不感興趣，然而無論如何，自然是我們偉大的“母親”，我們生活在它里头，我們無法越過它的範圍，因此我們便有責任研究它，這正是因為大自然“母親”為我們設下了疆界，一個我們所不能越過的疆界，雖然我們也試圖這樣做。

在自然界中也有一種過程我們只能臆測它最內在的聯系，或者憑感覺的形式通過一種現象試作一部分的解釋。上層的市民們多數對這些問題是發生興趣的，這樣，博物館便有義務，從科學的徹底性，負責來回答這些問題。

例如，所謂的自然保護問題是屬於這個領域的。這與我們人類毫無損害的保護自己的種類，按照盡量的利用原則去判斷或處理，圍繞着我們的自然界是沒有關係的，有着強大經濟力的國家，例如蘇聯和北美在他們盡量利用自然的同時，也提出盡量保護自然，這種自然保護或者是負責進行對已經被傷害的動物或植物

的種類加以保護，或者是整個景物各就指定的地帶來保護人類對它們的破壞，在一個自然歷史博物館範圍內，自然保護是必須考慮到的，在這裡建立必要的保護是必須要加以說明的。

這僅只是幾個小小的任務，目前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必須完成這些任務。

我在你們的美麗而偉大的國家里只是四個星期，我以極大的興趣參觀了自然科學博物館，可惜我只聽到在中國仅有的兩所博物館，其中也代表自然科學，兩所博物館的一所是我在杭州參觀過的。然而我很高興地聽到，在這裡，不僅在你們的美麗的北京，而且還要在武昌計劃建立一所自然博物館。

因此我能夠想象到，恰好在這裡，在你們國家的首都——北京，可能建立一所自然博物館，這所博物館是中國科學的一個有意義的標志，你們可以這樣說，你們有取之不盡的財富，因此可以把你們未來博物館建設計劃的基礎穩固地建築在你們偉大國家天賦的豐富資源上。

你們可以從你們國家的歷史出發，一幅從亞洲遠古留下的印象深刻的圖畫展開出來，在其中你們可以把無數的化石發現做成巨量的復原以鼓舞新的生活，還有舉世聞名的史前人類，“北京人”的富有意義的骨骼，雖然目前只是一些模型，但也仍然有力地顯示出在人類發展史中的重大意義。

你們可以展覽地質學，從中發現你們國家在冰河時期奇妙的發展過程，同時借這個機會可以知道現在的世代是如何的與過去的世代相聯系。

我很高興能仔細地參觀你們在北京正在籌備中的農業及礦產博物館，在那裡已經看到你們對解決這個問題上已經大大地邁進了一步。

假如以同樣方式收集動物標本的話，北京就會得到一個使人羨慕的博物館。

在中國的各個動物園的參觀給我證明了這個國家的居民對動物是感到很大的興趣，可是在動物園里給人看到的只是這些動物而已，而其它的，如有關動物種類組成的性質、身體的

構造、营养、生活方式、變異、繁殖以及其他的特点都沒有給以解釋，可是博物館正是為此而設的，沒有這些解釋不能認為是達成了任務，我相信中國人民堅強的意志以及他們在本質上根深蒂固對文化的要求，將會有一個對於人民教育發生巨大影響的未來的自然科學博物館。

這樣一個博物館的任務範圍并不能算是過分鋪張，請允許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同時也作為一個自然博物館的任務應該面向人民認識者的身分，對你們博物館的建立寄予極大的關懷，因為科學的首要任務是把它成果服務於人民，這不僅是關於物質方面的福利，而且也是關於精神方面的福利，使人們對於自然發生興趣，從而認識自然。

誰能夠認識自然和發現它的秘密，那麼他就會在他所從事的工作中碰到很多的东西，這樣他生活得會更有意义。

這對我來說是完全清楚的，就是建立一種這樣的博物館，必須有徹底的和認真負責的計劃，這不是單談組織紀律性方面，而還需要同自然科學共同起作用，因此應該同一個要達到相同目的工作夥伴進行合作。

在中國，你們有可能來貫徹這一點，你們有大量數目的科學研究機構，並且也有大量的研究人材，這些人材在從事這樣的博物館的工作中正是一塊極其重要的基石，對於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會做出很大的貢獻。

建立和進一步擴充這樣的一所博物館，不僅是需要精神勞動，而且還需要體力勞動，並且還需要藝術才能。你們需要大批的具有技術訓練的工作人員，並且你們首先需要的就是歐洲的幾乎每個博物館所缺乏的人材，就是一種具有才能的幹部、標本製作人員，標本保存人員以及皮塑標本製作人員。

請允許我向你們特別強調的指出剛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工作人員的重要性，沒有很好的標本製作人員是不可能建立一所自然科學博物館的。

我相信並且希望這些微小的建議將會對你們將來的任務有所幫助，我只希望一件事，即是很快的實現你們博物館的建立計劃，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與造福。謹在此向你們作深切的感謝，同時感謝你們的熱情。

世界性的“昆虫生理学杂志”創刊

昆虫生理學在最近十數年來發展很快，但是至今沒有一本昆虫生理學的專門雜誌，所以關於昆虫生理學的專門論文分散刊載在生物、醫學、農業以及化學等的各種專門雜誌中，讀者搜集極感不便。“昆虫生理學雜誌”(Journal of Insect Physiology)創刊的目的就是想把世界各國昆虫生理學方面的專門論文集中在一個雜誌中，同時也包括陸棲節肢動物的其他類群的生理學論文，以利昆虫生理學的發展。該志將發表有助於解決昆虫生理問題的生物化學、毒理學、形態學的機能以及新方法與技術的創造性論文，同時也刊登對於了解昆虫生理學一般原則的文稿。

該志由著名的昆虫學者 V. G. Dethier, H. E. Hinton 及 M. Lüscher 三人主編，而編輯顧問委員會則網羅世界各國的著名昆虫生理學者，例如：蘇聯的 A. S. Danilyevsky；德國 K. von Frisch, A. Kühn；英國 V. B. Wigglesworth；美國 K. D. Roeder, A. G. Richards, C. M. Williams；日本的福田；瑞士 E. Hadorn；荷蘭 J. de Wilde 及法國 R. Chauvin 等。

該志於今年(1957)3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每年一卷，每卷四期，由英國倫敦 Pergamon Press (4 & 5 Fitzroy Square, London W. 1)發行，定價每年6鎊(私人訂閱價為3鎊10先令)。

第一卷第一期中主要載有：M. A. Brooks 氏的二氧化碳麻醉對德國蜚蠊的生長延緩影響；J. F. Case 氏的中神經與蜚蠊氣門的作用；P. T. Haskell 氏的飛翔聲響對沙漠蝗行為的影響；日本小泉氏的昆虫表皮磷脂的抗真菌作用及 A. G. Richards 氏的關於節肢動物表皮的研究等專門論文。

(忻介六)